

王华.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6, 36(6): 863-870. [Wang Hua. Tourism-driven New Rur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 in 1980-2014.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6): 863-870.] doi: 10.13249/j.cnki.sgs.2016.06.008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

——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王华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揭示 1980~2014 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 在旅游驱动下, 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 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 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 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 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 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 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 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 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 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 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 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关键词: 旅游; 农村城镇化; 丹霞山; 瑶塘村; 断石村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6)06-0863-08

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特别是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 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1-5]。科学引导旅游驱动的乡村地域城镇化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6,7]。现有研究表明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可以避免传统工业引导的农村城镇化的一些问题, 如环境污染、耕地浪费^[8]和“农村空心化”^[9]等, 是契合中国当前强调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10], 为中国一些欠缺工业发展条件的欠发达农村地域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路径。

20 世纪 90 年代初 Mullins 首次提出“旅游城镇化”概念, 认为旅游城镇化是建立在享乐消费基础上的城镇化模式, 在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社会结构、消费模式、政策调控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城镇化的特征^[11]。随后, Gladstone 借助“区位熵”

方法, 将美国的旅游城镇化分为海滨度假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类型, 分别代表以自然资源为吸引物的休闲度假城市和以人工娱乐资源为吸引物的旅游大都市^[12], 证明了城镇在叠加旅游这一功能后, 可以实现一种不同于传统以工业引导为主的新型城镇化模式^[13]。这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自 2000 年黄震方引入旅游城镇化概念以来^[2], 国内早期研究针对中国旅游城镇化现象, 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证实了旅游是驱动城镇化的一种重要力量^[13,14], 总结了旅游城镇化的 3 种类型即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等^[3]。此阶段国内研究在旅游城镇化的概念界定、类型特征和机制模式上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城市, 由于旅游对大多数城市发展的驱动作用因统计数据问题难以定量评估, 所以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旅游发展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15], 且侧重于城

收稿日期: 2015-09-06; **修订日期:** 2016-05-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139)、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项目(TYEPT20144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5CGL14)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101139), Tourism Youth Expert Training Program of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YEPT201444),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GD15CGL14).]

作者简介: 王华(1978-), 男, 湖南郴州人,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研究。E-mail: wanghua@jnu.edu.cn

市如何实现“旅游化”^[16]。相对而言,国外同期的研究成果不多,仅在相关主题中有所提及,且多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域,如墨西哥^[17]、巴西^[18]等,研究发现欠缺科学规划管理和当地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可能导致“旅游飞地”式的扭曲城镇化现象。

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开始转向旅游引导作用更为显著的乡村地域^[19],重在分析旅游引导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和机制,代表性成果如对黄山汤口镇^[20]、闸坡镇^[21]和阳朔历村^[4]等的案例诠释。援引国内外关于农村城镇化^[22-24]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两类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模式,其一是以汤口镇和闸坡镇为代表的政府或资本主导的旅游城镇化,动力因素包括政府战略、民间资本、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居民参与等;其二是以阳朔历村为代表的在旅游市场引导下、自下而上的旅游城镇化,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驱动下的社区自主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发现,前者在政府和资本的作用下农村土地被“快速的城镇化”^[21],结果可能出现农民的“虚假城镇化”和“再贫困”现象;后者则因欠缺政府的有力介入和有效管理,很难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现象,出现公共设施缺乏、建设混乱、景观不协调等问题^[4]。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内的瑶塘村和断石村,在30多年的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在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下,也逐步实现了由典型的农村社区向新型旅游城镇化社区的转型,是一种有别于汤口镇、闸坡镇和历村的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模式。本研究拟对这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运行机制进行分析,以期新型农村城镇化的探索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丹霞山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总面积292 km²,现由韶关市丹霞山管委会管辖。1980年,丹霞山对外旅游开放,以长老峰为主要景点,在经历最初几年的快速发展后进入近10 a的停滞发展期,游客量徘徊在25万人次左右。自1995年起经历3个快速发展阶段:一是在1995年阳元石和翔龙湖两个新景区开放以后,至2003年游客量达到73万人次;二是在2004年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成功后,至2009年游客量达到204万人次;三是在2010年获

批世界自然遗产后,到2014年游客量达到284万人次。瑶塘村和断石村位于丹霞山内,两村仅有一河之隔,同属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委,受丹霞山管委会和仁化县政府共同管辖。瑶塘村位于丹霞山北大门进山主干道前往阳元石和长老峰景区的三岔路口上,是两个景区结合部上的重要节点;断石村位于锦江西岸的冲击平原上,背靠阳元山,扼守着阳元石景区入口(图1)。至2014年底,瑶塘村共有农户44户,户籍人口168人,外来人口约100人,曾先后获得“韶关市级奔康标准村”、“广东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主体村”等称号;断石村共有农户69户,户籍人口213人,外来人口约160人,曾获得“韶关市级文明村”称号;两村所属的黄屋村是“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1980年以来两村依托丹霞山,在地方政府、外来资本、农村社区、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主体的共同作用下,逐步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到全面参与旅游发展,“离土不离乡”就地实现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表现出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和运行机制,因此以其为案例探索旅游引导下的新型农村城镇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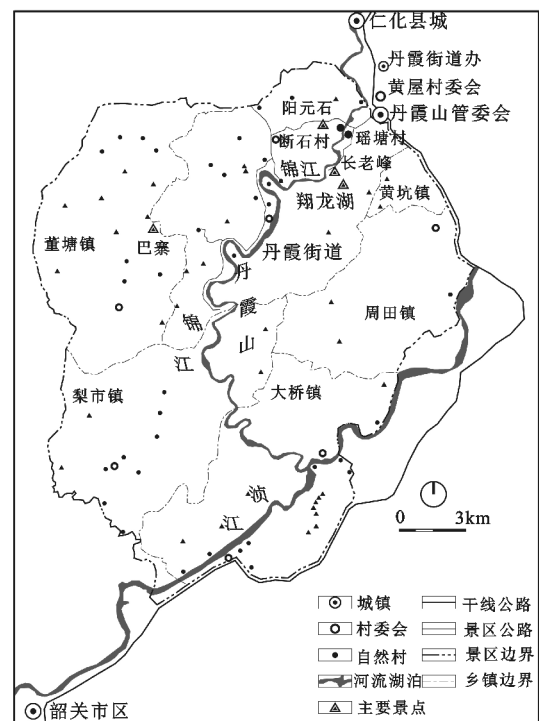


图1 案例地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1.2 研究方法

采用实地研究和调查研究方法对两村进行了10多年的跟踪研究。最早的调研在2002年1月6日,主要通过观察法收集了两村村容村貌照片,建立起案例地的初步认识。正式的调研主要集中于2013~2015年,3次调研时间为2013年8月8~12日、2014年8月25日~9月2日、2015年10月7~13日,共21 d,主要是访谈、观察和二手资料的收集。其中,访谈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政府和景区管理人员、外来人员等,共64人次,整理访谈录音材料约27万字;观察对象主要是两村的村容村貌、民居建筑、村民生活方式等的变迁,收集相关照片约1 000张;二手资料包括丹霞山旅游发展资料、历年规划和征地资料,两村发展规划和村规民约资料以及韶关市、仁化县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资料等。研究以访谈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观察资料和二手资料以相互佐证。

2 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进程

依据调研资料,并借鉴农村城镇化测度指标^[25],可以将两村城镇化进程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

分别是1980~1994年村民自发参与的起步阶段,1995~2006年地方政府与社区精英引导下的产业转型阶段,2007~2014年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社区转型阶段(表1)。

2.1 村民自发参与的起步阶段(1980~1994年)

1980年丹霞山旅游开放以后,部分村民自发在农闲时到丹霞山长老峰景区入口和路边贩卖瓜果、番薯、甘蔗等初级农副产品。在部分参与旅游过程中,两村的产业结构逐步开始从单一的农业转向以农业为主、少量旅游业,但因旅游参与程度低,属自发性和无组织性行为,村民就业基本为务农或外出打工,人均收入低,与游客互动有限,村落仍保留着典型的农村生活方式和乡村聚落景观。

2.2 政府与精英引导下的产业转型阶段(1995~2006年)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旅游市场需求日趋旺盛的宏观背景下,丹霞山随着1995年阳元石与翔龙湖等新景区的建成开放以及2004年荣膺世界地质公园称号,游客量成倍增长。瑶塘和断石的体制精英强烈意识到只有参与旅游才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于是先后向政府和景区提出规划建

表1 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

Table 1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tourism-driven rural urbanization

阶段特征	起步阶段(1980~1994年)	产业转型阶段(1995~2006年)	社区转型阶段(2007~2014年)
发展概况	1980年户籍人口262人,人均收入134元,耕地21.933 hm ² (人均0.083 hm ²); 1994年户籍人口283人,人均收入3 516元,耕地19.533 hm ² (人均0.069 hm ²)	2006年户籍人口310人,外来人口约50人,人均收入9 390元,耕地14.067 hm ² (人均0.045 hm ²)	2014年户籍人口381人,外来人口约260人,人均收入13 600元,耕地13.067 hm ² (人均0.034 hm ²)
参与主体	部分村民、旅游者	地方政府、农村社区、旅游者、少量外来资本	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资本、旅游移民、旅游者
作用方式	村民自发参与旅游	政府与社区精英引导下的产业转型	多元主体作用下的旅游社区转型
产业结构	以农业为主,少量旅游业	向非农化转型;本地旅游小企业为主,少量外来小企业	非农化程度高;本地旅游小企业与外来旅游小企业并重
就业结构	劳动力以务农或外出打工为主,人均收入低	劳动力大量向旅游业转移,少量务农;以旅游收入为主,人均收入提高	全民参与旅游业;非农收入为主,人均收入高
生活方式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与游客互动开始	与游客频繁互动,逐步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	多元人口频繁互动,生活方式城市化程度高
社区景观	基本为本村人口;农业用地为主;公共基础设施缺乏;民居为单层泥砖瓦房;农村景观保留完整	本村人为主,少量外来人口;旅游设施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农用地混杂,耕地减少;公共设施由政府配套建设;新村与老村并存,新村为2~3层产居一体式景观洋房;旅游商业街初建	本村人为主,大量外来人口;土地统一规划,旅游用地、建设用地、农用地和谐共存;公共设施配套完善;老村统一新建2~3层景观洋房,产居逐步分离;商业街成型;城镇化旅游社区景观形成

数据来源: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委会。

设旅游服务新村的诉求。1995~1998年,仁化县政府为了响应国家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发起了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奔康工程”;丹霞山也因新景区开发和申报世界地质公园需要征用农村土地以建设旅游项目和服务设施。为此,政府开始主动介入两村参与旅游发展,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旅游新村的用地审批、规划建设和设施配套等。在政府参与和社区精英引导下,两村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建成了3排40多户2~3层景观洋房式的新村和商业街,由于“三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环卫、排污、绿化等公共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和统一管理,因此两村并未出现“公地悲剧”的现象。两村村民由此开始以自有住宅开办产居一体的旅游小微企业,通过经营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和旅游商铺等方式参与到旅游中。至2006年,瑶塘村有26户(约占全村农户的70%,另有20外来户)、断石村42户全部参与旅游经营,大部分劳动力就地向旅游业转移,其余少量从事种养业间接服务旅游。

此阶段,在政府和社区精英的引导下,两村通过建设新村新宅、开办个体企业的方式向旅游业转移;大部分村民就地向小微企业主或房产业主、雇工和景区管理人员等职业转移,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在旅游经营中村民与游客频繁互动交往,不断接受外界文化信息^[26],逐步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农村聚落景观发生大的改变,旅游用地、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混杂,耕地明显减少,形成现代化的旅游新村、商业街与破旧老村并存的景象。

2.3 多元主体作用下的社区转型阶段(2007~2014年)

2007年,在旅游新村的示范效应下,两村参与旅游的热情高涨,又开始伺机谋划老村拆旧建新;此时,政府正启动丹霞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需对

景区设施和环境进行改造,其中也包括对旧村的规划改造。两村因此获得了政府关于旧村的规划拆建批文,分别启动了各自拆旧建新工程。瑶塘旧村在政府和社区精英推动下统一规划拆建,基础和公共设施由政府 and 村集体出资建设,民宅由村民出资按新村规划设计建设;而断石因旧村宅基地分配问题难以达成统一规划,最后由村民遵循景区总体规划各自陆续拆旧建新,但出现了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和个别违建问题。总的看来,至2014年底两村物质景观发生了质的改变,从用地混杂、布局凌乱、新旧交错的村落转变为规划齐整、设施配套、景观协调的城镇化旅游社区(图2、3)。

生产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全民参与旅游、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方式现代化。每户农村家庭至少拥有一栋现代化住房或商铺用于旅游经营,生活水平因此得到显著改善。从各户配备的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来看,已与城市家庭基本无异,包括电视、电脑、网络、洗衣机、冰箱、太阳能热水器等,而且大部分家庭购置了小轿车,日常生活必须的粮食和蔬菜也由自给自足转向到市场购买。

2010年丹霞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游客量迅猛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外来资本和“旅游移民”^[27]。旧村新建后,大多数农户家庭拥有了两套房产,其中一大批农户将房产出租给外来商户或消费移民,从旅游经营者转变为业主和房东,少部分村民开始到县城购房;而未退出旅游经营的农户则实行产居分离,一套做旅游一套做居住。由于两村早期制定了村内房产、商铺等物业“只租不售”的村规民约并严格执行^[28],大量外来资本的进入并未导致村民丧失土地和物业产权,这确保了村民可以持续从旅游发展中获益,有效防止了旅游



图2 瑶塘村聚落景观变化

Fig.2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changes in Yaotang Village



2002年

2009年

2014年

图3 断石村商业街景观变化

Fig.3 The landscape changes of commercial street in Duanshi Village

开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虚假城镇化”和“再贫困”现象^[4]。至2014年底,两村共有旅游小微企业173家,其中外来商户已经达到133家,占到近八成。众多小型外来资本的进入,带来大量外来企业主、雇员和游客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现代资本市场思维逻辑,这深刻改变着当地的社会生活,以宗族血缘关系构筑的乡土社会面临解体,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逐步建立。

此阶段伴随着丹霞山旅游的发展,在政府、农村社区以及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游客等外来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两村通过旧村拆建工程基本上实现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先前贫穷落后的农村,除了户籍和属地等身份特征未变外,无论从物质景观上还是社会生活上都转变成为充满现代气息的城镇化旅游社区。

3 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运行机制

瑶塘村和断石村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丹霞山内的区位条件,依托相对稀缺的旅游资源而因此吸引的大量旅游消费需求是两村旅游城镇化的源动力。旅游社区建设、旅游企业发展、劳动力转化以及生活方式转变构成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的实质内容。影响这四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因素和条件虽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决定和主导其运行的则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作用、农村社区的主动参与和外来力量的影响(图4)。

3.1 地方政府的支持作用

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运行固然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关于农村和旅游发展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但地方政府对于当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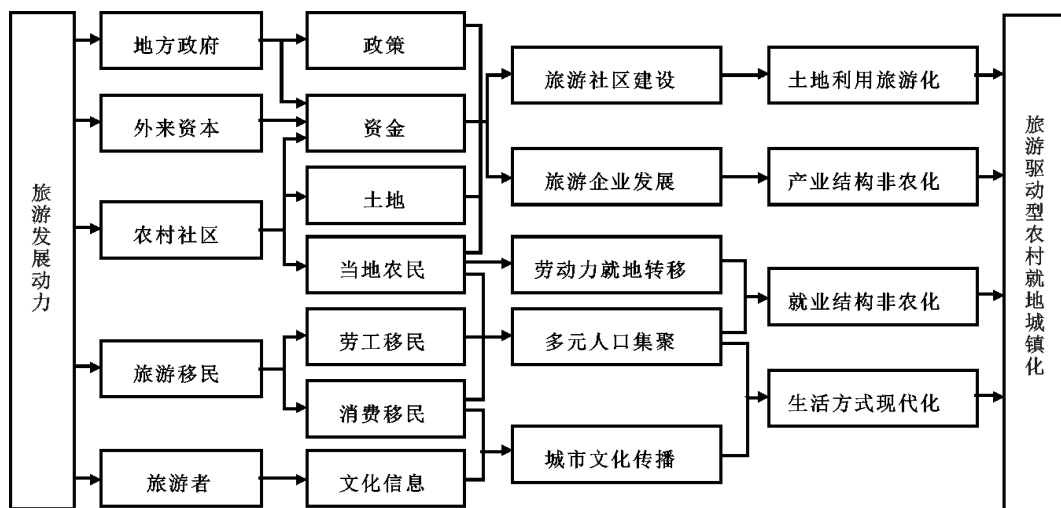


图4 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运行机制

Fig.4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ourism-driven rural urbanization

展起着核心决策的作用。就瑶塘村和断石村而言,地方政府包括仁化县及其丹霞街道办(镇)与韶关市政府直属机构丹霞山管委会,两者共同对两村相关事务行使属地管理。地方政府在两村旅游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旅游社区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等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上。据调研资料,政策制度主要包括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丹霞山规划建设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土地征租制度等;资金层面主要包括各类农村建设扶持资金(如“政府搞的‘奔康工程’每户补助6t水泥”)、旅游扶贫资金和景区设施建设资金等。其作用具体表现为:①两村首先被丹霞山规划确立为旅游服务接待点,这是两村得以实现旅游城镇化的前提;②两村无论是新村建设还是旧村拆建,都得到了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直接由丹霞山管委会出资,作为景区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完成和维护管理,这是两村旅游城镇化的关键;③地方政府相对宽松的土地、税收及旅游小微企业管理等优惠政策,是两村旅游小微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3.2 农村社区的主动参与

农村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动力。农村社区特别是村庄精英在对政策的理解和运用及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和博弈中,以土地、自有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到旅游中,通过建设旅游服务社区和开办旅游企业,推动土地利用、产业和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在瑶塘村和断石村中,早期因务农难以致富的困境使得村民自发探索参与旅游的路径,依靠早期参与旅游积累的资金和经验,加上因景区征租土地获得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开始了第一轮以建设旅游服务新村和开办旅游小微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旅游参与行为,通过经营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和旅游商铺等方式主动转向旅游经营中,进一步积累了社区建设和企业发展资金;后期又通过向外来资本出租房产和商铺获取的资金积累,推动了第二轮旅游社区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并最终达到全民参与旅游,实现社区景观、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转化。总的来看,两村走的是一条以土地、物业和劳动力等要素参与旅游、积累资金、建设旅游城镇化社区的道路,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是影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的重要因素。

3.3 外来力量的影响

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外来资本通过交付租金的形式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通过开办旅游小微企业吸引企业主移民、雇员移民以及“生活方式旅游劳工移民”^[27]等外来人口,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资本市场逻辑;大量旅游者在与当地居民进行的频繁互动中传播了城市文化和信息;由此引致的多元人口集聚和主客互动交流加速了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从长远来看,在资本市场逻辑影响下外来资本特别是大型资本进入与当地居民退出旅游经营似乎是一种必然趋势,瑶塘村和断石村只有固守村内物业(房产和商铺)“只租不售”的村规,保障当地居民持续获得旅游收益的权利,才可能确保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模式持续健康的发展。

4 结论

不同于传统工业驱动的农村城镇化,也不同于旅游引导下由政府主导或资本运作或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多元主体作用下的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表现出以下特征与机制:①在政府有力介入和有效管理下,农村在土地利用、景观环境、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实现旅游城镇化,并未出现环境污染、景观破坏和“公地悲剧”问题;②在社区精英带动下,农民以土地、自有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通过统一建设旅游服务村和自主开办旅游小微企业,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并基本达到城镇化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一种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内生型城镇化,并未出现“虚假城镇化”或“再贫困”现象;③当地居民与旅游移民、游客的频繁互动交往,促进农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在社区有效控制下大量小型外来资本的进入并未导致当地居民的利益受损;④在农村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是重要前提和主导力量,地方政府早期的支持和后期的监督管理是有力保障,有效控制下的外来力量对于农村城镇化的运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种“自下、自内、自外”等多元主体相结合的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过程。

现阶段旅游引导的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空间转移的过程,也

非旨在就地建设小城镇的过程,但是当地农民确实通过参与旅游就地实现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转变,农村社区也转变成具有城镇景观特征旅游社区。然而,这类社区由于受景区环境保护和用地规模限制,难以就地发展壮大成为达到一定人口规模标准的小城镇。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类城镇化还有一个不断提高和改造的动态过程,可行的途径是:在政府引导扶持和社区主体参与下,通过多种方式不断配套完善社区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并通过“村改居”逐步实现身份的非农化和管理的社区化,走一条区域城镇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顾朝林,柴彦威,蔡建明,等.中国城市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8,133. [Gu Chaolin, Chai Yanwei, Cai Jianming et al. Urban Geography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128,133.]
- [2] 黄震方,吴江,侯国林.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160-165.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9(2): 160-165.]
- [3] 葛敬炳,陆林,凌善金.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9,29(1):134-140. [Ge Jingbing, Lu Lin, Ling Shanj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Lijiang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29(1): 134-140.]
- [4] 保继刚,孟凯,章倩滢.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以阳朔历村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8):1422-1434. [Bao Jigang, Meng Kai, Zhang Qianying. Rural urbanization led by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34(8):1422-1434.]
- [5] 李志飞,曹珍珠.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一个多维度的中外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15,30(7):16-25. [Li Zhifei, Cao Zhenzhu. Tourism-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 Tourism Tribune,2015,30(7):16-25.]
- [6] 陆林.旅游城市化: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J].旅游学刊,2005,20(4):10. [Lu Lin. Tourism urbanization: Important issues in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Tribune, 2005,20(4):10.]
- [7] 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地理研究,2015,34(8):1409-1421. [Huang Zhenfang, Lu Lin, Su Qin et 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redica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34(8):1409-1421.]
- [8] 薛德升,郑莘.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起源、概念、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01,16(5):24-28. [Xue Desheng, Zhen Xin. Research on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Origin, defini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 Human Geography,2001,16(5):24-28.]
- [9] 王成新,姚士谋,陈彩虹.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J].地理科学,2005,25(3):257-262. [Wang Chengxin, Yao Shimou, Chen Caihong. Empirical study on “Village-Hollowing”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25(3):257-262.]
- [10] 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34(6):641-647. [Yao Shimou, Zhang Pingyu, Yu Cheng 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34(6):641-647.]
- [11]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 (3):326-342.
- [12] Gladstone D L.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Affairs Review,1998,34(1):3-27.
- [13] 徐红罡.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探讨[J].人文地理,2005,20(1):6-9. [Xu Hongg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ynamic patterns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tourism. Human Geography,2005,20(1):6-9.]
- [14] 陆林,葛敬炳.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25(4):741-750. [Lu Lin, Ge Jingbing.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25(4):741-749.]
- [15] 周少雄.试论旅游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2):55-58. [Zhou Shaoxio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2002,(2):55-58.]
- [16] 朱竑,贾莲莲.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经济地理,2006,26(1):151-155. [Zhu Hong, Jia Lianlian. The form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2006,26(1):151-155.]
- [17] Brenner L, Aguilar A G. Luxury Tourism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xico[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2,54(4):500-520.
- [18] Luchiaro M, Tereza D P, Serrano C.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in Brazil[EB/OL]. www.abep.nepo.unicamp.br/docs/outraspub/rio10/rio10p255a276.pdf, 2013-06-30.
- [19] 侯兵,黄震方,徐海军.乡村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调控对策——基于旅游影响的分析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9):71-77. [Hou Bing, Huang Zhenfang, Xu Haijun. The effect of rural sightseeing region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2010,(9):71-78.]
- [20] 陆林,於然,朱付彪,等.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6):19-24. [Lu Lin, Yu Ran, Zhu Fubiao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mechanism of Huangshan Tangkou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Human Geography, 2010,25(6):19-24.]
- [21] Qian J X, Feng D, Zhu H. Tourism-driven urbanization in China's small tow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apo Town, 1986-2003[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2,36(1):152-160.

- [22] 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M]//Ginsburg N et al.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3-26.
- [23] Ma L J C, Fan M.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China[J]. Urban Studies, 1994,31(10): 1625-1645.
- [24] 崔功豪,马润朝.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地理学报,1999,54(2):106-115. [Cui Gonghao, Laurence J C Ma.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1999,54(2):106-115.]
- [25] 孟素洁,黄序.北京市农村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J].城市问题, 2004,(4):40-44. [Meng Sujie, Huang Xu.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ural urbanization in Beijing. Urban Problems, 2004,(4):40-44.]
- [26] 孙九霞.旅游中的主客交往与文化传播[J].旅游学刊,2012,18(12):20-21. [Sun Jiuxia. The host-guest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diffusion in tourism. Tourism Tribune,2012,18(12):20-21.]
- [27] 杨钊,陆林.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J].地理研究,2008, 27(4):949-962.[Yang Zhao, Lu Li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earch system and methods of tourism migr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8,27(4):949-962.]
- [28] 王华,龙慧,郑艳芬.断石村社区旅游:契约主导型社区参与及其增权意义[J].人文地理,2015,30(5):106-110. [Wang Hua, Long Hui, Zheng Yanfen.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of Duanshi village: The contract domina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its empowerment practice. Human Geography,2015,30(5): 106-110.]

Tourism-driven New Rural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 in 1980-2014

Wang Hua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new-type tourism-driven rural urbanization for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 for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which lack of conditio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abundant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article applie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o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new-type rural urbanization facilitated by tourism in the cases of two rural villages, i.e. the Yaotang Village and the Duanshi Village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Danxia Mountain. The result shows that as driven by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two villages have achieved the new-type rural urbanization with the core of “people urbanization” that interplayed with plural subjects, namely local government, rural communitie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Loc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re well encouraged with governmental support of policies and capital, which prevents effectively the phenomenon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fake urbanization” from occurring. Furthermore, the two communities have initiatively participated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operation by investing land, capital and labor, etc., which have accelerated the conversion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living lifestyle. It is also found that it is the external forces like external capital, tourism immigrants as well as tourists that have provided essential supports of capital, labors,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which gradually enlar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market.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ourism-driven rural urbanization does not occur in a traditional way that normally characterized with conversion of living space, career and identity; it is essentially an endogenous urbanization to characterize with in situ conversio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lifestyle by peasant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is way, it may be possible to cultivate regional urbanization by the way of changing villagers’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a near future.

Key words: tourism; rural urbanization; the Danxia Mountain; the Yaotang Village; the Duanshi Village